



源於奧運

未聞奧運的聲音

李漢源

掐指一算，距離「東京奧運」開幕還有4個月。以往在香港買到奧運轉播版權的電視台通常會在農曆年過後，就開始大肆宣傳奧運：奧運年、奧運重點節目、奧運主辦城市介紹、香港運動員介紹及備戰、奧運歷史、奧運小常識、世界各地運動員進軍東京奧運、奧運倒數等等節目，鋪天蓋地的宣傳奧運；但今屆奧運相比起過往簡直可謂靜如深海，一點聲音也沒有，沒有留意體育新聞的市民甚至可能不知道奧運即將來臨。若說要究其原因，我想主要是香港的電視轉播版權到這一刻仍未知花落誰家，那麼所有電視台當然都不會作任何宣傳，不想有機會「為他人作嫁衣裳」。

今屆奧運版權沒有電視台問津，主要還是老問題：版權費實在太天文數字了！以5年前電視台轉播上一屆的巴西奧運作參考，其版權費就高達2,100萬美元，而當次就虧蝕1.5億港元；如果這次電視台去轉播奧運，粗略估算其虧本肯定逾億元港幣！如果用1.5億港元拍攝劇集，以拍攝一小時劇集計算，大約可以製作80至100集，還可以無限期多次重播，甚至可以賣版權到內地或國外，賺取持續性的利潤；反過來說，試問哪一間電視台願意虧蝕這麼多呢？作為奧運工作者，我唯有希望有家電視台盡「社會責任」，可以讓香港人收看香港運動員

有份參與的奧運。踏入3月，很多體育持份者不停留意奧運的消息，大家都在關心，究竟香港今年會不會沒有奧運轉播呢？我真的不知道。日前我出席浸會大學體育系同學之奧運研討會課堂，題目是「如何安排奧運轉播」；奧運轉播製作，是一個比較複雜的課題，要準備的事情實在太多，通常電視台要計劃兩週，安排所有器材裝備，所有訊號如何傳送回香港給觀眾收看等等，數之不盡。大家可能會問：拍攝是由奧運比賽大會負責的嗎？沒錯，大會是會有13條頻道，把奧運比賽片段傳送到全世界使用。在奧運比賽的16天期間，這13條頻道可以轉播大約不足3,000小時，但今屆「東京奧運」製作電視片段預算超過7,000小時，當中很多是初賽項目，未能供給全世界使用，亦即有些片段一定要安排製作團隊去到東京奧運國際廣播中心，才能自己安排直播回香港，香港觀眾才有機會收看到香港運動員比賽。

世界各地電視台，除了購買版權外，一定會派工作人員去到現場採訪，把自己國家的運動員比賽片段，安排專用衛星直播回自己國家地區，如果要訪問自己的運動員，就要安排專用攝影機拍攝直播，每安排一部專用攝影機



●與浸會大學體育系同學探討奧運轉播安排。作者供圖

費用也不少，大約不少於3,000多萬港元。電視台製作奧運節目實在太昂貴了！



方寸不亂

人才的價值

方芳

UA院線全面結束，電影圈的朋友無不感嘆，香港電影前路更艱難。疫情是致命打擊，但實際上，香港電影的內傷，是大環境的改變，自從告別了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電影黃金盛世，人才鼎盛的香港電影，失去領軍地位，電影人都在掙扎、摸索，有的早已融入大中華發展，取得了成功；有的抱着昔日的光環，坐看雲起時，天等運到。

導演製作人陳欣健一針見血指出，製作人不直接面對內地市場等於投降，必須捨棄狹窄的思維，了解內地電影的生態環境，把香港電影善於參考、創意的風格，放諸四海，從零開始，重新打拚。人類之所以能夠進化，是因應大環境的變化，改造自己來適應。

是的，大環境造就成功的人，也淘汰拒絕適應的人。有位導演跑到加拿大「安居」，在加國也是無所事事，埋班拍戲更是不敢再想，只能想想怎樣為香港「發聲」，連本行都做不了，怎樣「發聲」？

引用一段短片的故事，有位富太給女兒送出一塊老爺子留下的手錶，讓女兒拿到商場修錶店問價，因為太殘舊，只值幾十元；富太再讓女兒拿去高級店問價，因為手錶還算精緻，可收幾百元；再囑女兒拿去古董店問，對方竟出價數十萬收購；女兒狂喜之際，富太再讓她把錶送到博物館鑑賞，博物館竟然出價數百萬元。一塊錶的價值，放在不同的環境，竟然有天壤之別。

富太想說的哲理是，手錶和做人一樣，放在對的地方，和對的人相處，才能顯出自己的價值；如放到錯誤的環境，面對不懂欣賞的人，再有價值，也是一文不值。

一個人的思維，決定了他的人生格局。一個人是否成功，就看他是否接受大環境的改變，從而為自己選擇可以發揮所長的地方，顯出自己的價值。



書聲蘭語

民間一代史家——李龍鏞

廖書蘭

讀畢《穿越歷史長河之驚濤駭浪》，你不得不相信高手一直在民間！

作者李龍鏞先生，今年88高壽，以3年多時間完成30萬字的遊記及歷史地理巨著，堪稱為民間現代史書，雖以中國近現代史為主，也不忽略世界史。

認識他的朋友都知道，他對於歷史的醉與癡，真是筆墨難以形容。誠如，楊天石教授說：「平日喜歡結交史學界的朋友，看歷史著作，參與歷史講座，結識歷史當事人的親友，而且迷在喜歡考察歷史遺蹟——當年的歷史現場。」「一位成功的企業家，十足的，地道的，歷史迷」。潘邦正教授說：「讀史不倦，遊史如常，珍貴史料，萬卷溢倉。」甚至說他「視史如命」，稱他為「三愛先生」：熱愛家人、熱愛朋友、熱愛歷史。今筆者再加上一愛：熱愛中華民族！可稱李先生為「四愛先生」。何以見得呢？讀他的前言，開章明義的第一行：「抗戰勝利後，中國大陸的驚濤駭浪，把我沖到了英國的租借地，從潮州到香港，我站立的土地是神州大地的伸延，哪怕大陸的微小震動，都使我心驚肉跳或喜極而泣。所以當一代大政治家鄧小平改革開放的號角吹響之時，緊靠香港的深圳拔地而起，我真是徹夜難眠，決心踏上封閉多年的故土，一窺究竟」。看到這裏，筆者熱淚盈眶，這也就是我對我的國與土的情感呀！

作者寫道：「黃皮膚裏面的靈魂，中國魂，是從堯、舜、禹、湯文武周公在漫長的歷史中鑄就，仁義禮智信，成為我們民族的基本信念，在神州大地任何一個地方一站

立，歷史的故事立刻吹襲我，使我思緒奔湧，浮想聯翩……這些落在紙上，就成為了如今這本書。筆者感受到作者對歷史的豪情與責任。作者三更半夜勤於閱讀，愈看愈精彩，了無睡意。夫人以為他很辛苦，其實他是樂在其中，不覺疲倦，心頭的舒坦均不足為外人道也。

《穿越歷史長河之驚濤駭浪》序言有：鄒達、陳明鏞、陳文岩、楊天石、陳元珍、阮大仁、潘邦正、牛大勇、李朝津、謝幼田、劉乃順，皆為史學界一時俊彥。觀其目錄，分為16章，共611頁。書中有很多世界各地的珍貴圖片，可稱為世界近現代史百科全書。

作者在念初中時，曾用毛筆字在九宮格寫上，抗戰時期諸位將領的名字，並列出一張表，誰打得？誰不打得？一個十三四歲的男孩，心中已有一把英雄尺。他對現代史的狂熱已臻百分之百，自認是一名史癡。

李龍鏞曾染瘧疾，發高燒也要看書、閱報紙，後來開廠做生意，哪怕工作十分忙碌，每天也堅持看10份報紙。

李先生對歷史的狂熱程度，即是史學家，也望塵莫及。他以80高齡曾在中國駐英大使館等了3個小時，為的是去看孫中山蒙難的那個小房間，曾在氣溫38度的酷暑下，爬上白崇禧之墓。他走遍世界各地，數之不盡的歷史遺蹟，實地考察，內心洶湧澎湃。

李龍鏞語重心長地說，歷史對人的重要性，就是以史為鑑，避免重複犯錯。筆者擱筆之前，望着窗外悠悠而過的白雲，我們能做到嗎？



翠袖乾坤

「唔該」也是正能量

連盈慧

廣東俗語說得十分耐人尋味，「一句唔該使死人」，那句「唔該」本來不過說「不應該」，原意十分平淡，可是人家聽來還是順心順耳，含意比「請求你」、「謝謝你」、「對不起」來得更廣闊，同樣意思，似乎就沒有其他外語說得那麼精簡。

何以「一句唔該使死人」呢？因為求人幫忙時，說句唔該，等於先行為騷擾人家而謝罪，不管要求合不合理，人家也自然會體諒三分；而且你這麼說，人家通常都不會拒人於千里，如果劈頭就說：「同我做這個那個。」好像人家天生是你的奴僕，非要服侍你不行，命令式的語氣，怎不令人討厭，碰上這樣沒禮貌的人，對方必然把眼一橫，臉色一沉，哪還會甘於為你服務？「使死人」是廣式幽默，只不過寓意一句「唔該」，人人入耳受落，知道求他做事的人，先有感恩之意，便自然樂於幫忙，濫用「唔該使死

人」則是誇張的幽默題外話。不知道香港人禮貌指數如何，但敢估計說「唔該」的必然不會多，有回看到摔倒在路邊膝頭損傷了的一個小公主，過路的老伯把剛從附近藥房買來的其中一片藥用膠布遞給她，小公主不屑接過膠布後，轉頭也不望老人家一眼；也有一次，小王子邊走邊回頭看手機，跟在他後面的女士拾起他從背包跌出來的小錢袋追上交給他，小王子也是木無表情接過了事。只偶然聽過有送貨的大叔說過「唔該借路」，城市人那張金口，似乎多慣用來罵人說粗話。

有回傍晚兩手挽住包裹探視親戚，走在我前面一個十歲左右剛從外邊買外賣回家的小朋友，按住大門讓我先進內，我說：「唔該。」他也笑着回說：「唔使唔該。」這一刹那，真家交流出的正能量，真是連這個黃昏的天空都霎時閃亮。就是對小朋友，也不要吝嗇回報這句「唔該」，身教永遠比千萬萬語重要，至少在小心靈裏，認識到助人為快樂之本。



●你敬我一呎，我敬你30cm。作者供圖



百家廊

傅昱

合歡樹之戀

我能感覺到微風拂煦的和暢氣息。在一束束光線的照射下，合歡樹的精氣神——正在緩緩向着晶瑩閃亮的合歡花那兒流。傘狀的小花燦爛發光，光線成排地流過去，看得出它們在動，在流淌，像夢裏粉色的雲，一叢又一叢地搖着，光影看上去就更美了。附近，合歡樹葉像波浪一樣拍打着那些粉色的小舟，發出陣陣回音。我用心在傾聽。

我寧肯早晨、中午上學早一些時候去，總要在那棵合歡樹下多停留一會兒。合歡樹那細細的清香，從淡粉色花朵的光芒中傾倒下來，像開了蓋的香水瓶奢侈而均勻地慢慢傾倒着，誰也無法阻擋。也許這種方式，就是合歡樹表達情感的萬方儀態吧，我所要做的就是貪婪地呼吸着風中合歡花的清香。是的，停留在合歡樹下，總能感受到與別處迥然不同的某種特質。她溫馨柔曼，似夢還真，香芬幽然地散開，略略帶着一暈淡淡的粉紅。

那棵合歡樹，好像也在注視着我的眼睛，並不斷探問我喜愛美的眼睛。然後，綠葉、紅花又凝屏屏氣，在微熾晨光、中午驕陽之下歡娛地歌唱，令我心智飛揚。細細看去，合歡葉有些像槐樹葉般柔軟細膩、脈絡清晰，又頗像含羞草輕煙冷翠，姿態窈窕，但都擁有凝神鏡水、無風亦自搖的縷縷風情。有時，我疑迷這一扇扇綠葉——是不是一群靜香弄影、長袖臨風的舞女？

那些合歡花呢？則有些像迷人的銀杏葉，金燦燦地翹起美人魚似的優雅尾巴，又頗像早春的桃花吟嬌醉紅，雲蒸霞蔚，但都擁有艷比霞光俏、次第紅扇開的步步繁華。有時，我也疑迷這一扇扇的花兒——是不是一群綠衣流連、拚卻醉顏的仙姑？滿樹的芳華呈現，讓一個個幻象不斷讓位於其他幻象，卻讓在一旁癡癡觀察的我，深刻理解合歡葉和合歡花最深邃的奧秘。

有一天，因為放學很晚了；回來的路上，我看到那棵不一樣的合歡樹。樹葉瑟瑟收縮，花朵輕輕閉合，像睡去了似的；即使在微光裏，依然可辨它那一片片葉子和一層層花朵的萎靡和頹倦。輕輕的鼾聲似乎從一片樹葉傳遞到另一片，從一層花傳遞到另一

層，竟至聲聲不息，直到她緊閉雙目，如同海浪在退潮時吮吸着海灘上的細礫和貝殼。為驗證合歡樹的「晝開夜合」，我特意下午放學後寫完作業很晚才回家。再來合歡樹下仰望，我發現合歡樹不僅葉子收斂，花朵也閉攏。好像在寂寞的夜晚，一個人心懷舊事，低頭默想，或閉了眼睛不讓淚水流下來。

我長大了，才知道合歡樹太柔美了，柔美得如江南風雨中——撐着油紙傘，走在小巷中的丁香姑娘。她一整天都保持着一種優雅的姿勢，濃密的樹蔭是路人天然的涼棚，在鼻觸間還傳送着她幽雅沁人心脾的香氣。她這種只為他人考慮的形象定格，多麼像史鐵生的母親，白天硬硬給兒子呈現光明的一面，晚上則獨自靜靜承受自身病痛的折磨。以待秋天來臨，合歡花悄然而落，滿地緋紅。走在上面溫潤綿軟，彷彿是母親暖暖的味道。並蒂花開連理樹，新醅酒進合歡杯。裁為合歡扇，廣袖合歡襦。合歡杯、合歡扇、合歡襦，多麼喜慶纏綿；只要有「合歡」二字，漫山遍野就能一杯長醉。朝開暮合，婀娜着片片翡翠；風起雲湧，癡迷於朵朵粉紅。

合歡不怕碎，天明又重來。合歡樹是聰明的樹，若煙塵，似雲霞，風雨來時，每一纖巧的葉片與每一迷人的花朵一樣，緊緊合在一處，縮小了自己被打擊的面積，宛如一雙母子、一對戀人——在深山裏遭遇大雨相擁的情景。白天，薔鬱鬱鬱的合歡樹，在繁葉裏擊着粉紅的祥雲；新月下，合歡樹靜默着縮入長長的時光裂縫中，彼此間的牽掛也被悄悄縫進去。



●流光溢彩合歡樹。(韓順平攝) 作者供圖



大地遊走

明月入戶尋幽人

張葉

一個心懷曠達的人，往往孤而不悲，他懂得享受孤獨中思想的馳騁，卻不是無故哀戚愁慘。與明月共一段旅程，約知友沐一襲月色，莫不是最好的選擇。

也只有能共享夜色的知友，才是蘇軾詩中的「幽人」。元豐二年，蘇軾與幾位朋友在晚春對飲，時夜色空明，幾位友人裏的王子立和王子敏二位，尚且年少，擅吹洞簫，一時間綿綿簫聲伴着悠悠花香，沐着千里月色，即使無一人語，卻勝過千言。於是蘇軾突發詩情：「杏花飛簾散餘香，明月入戶尋幽人。囊衣步月踏花影，炯如流水涵青蘋。」他將「月色如水」的生動畫面寫到了人的心窩裏，那「水」的世界裏，浮動着青萍與水藻，晨晨如生，世人往往看到卻說不出。如此情景，月知，我知，友人知，所以月和人一般，都尋着悅己、知己者共處一段時光。

詩人們的天地之所以更寬闊遼遠，莫不是因了日月在胸中，時光自然開。而他們的間當然亦不是無聊之閒，而是內心的坦蕩磊落，正如佛祖所說：「行少欲者，心則坦然，無所憂畏，觸事有餘，常無不足。」內心慾望微小的人，無所奢求，便在淡泊的世界中自得其樂。蘇軾一生多次被貶，被貶到密州那

次，當地正開闢荒。蘇軾拖家帶口，為了計劃開銷，他強迫自己把收入分成30份掛在房樑上，每日用度不准超出一份；他還帶家人闢地種菜種糧，想盡一切辦法度日。所有人都知道他的日子過得艱難困苦，一年後他的朋友去看望他，卻發現他不僅白胖了，頭髮還比以前更黑了。後來又被貶到更窮的惠州，帶友人採食竹筍，美其名曰「玉板」，吃得讚不絕口，並賦詩云：「不怕石頭路，來參玉板師」、「瓦礫尤能說，此君那不知」——瓦礫竹筍都能說法（禪悟），人們又如何不能（樂觀處世）？

蘇軾的朋友，多是詩友、文友、「聊友」，不求人買官，不貪人錢財，不把朋友當情緒的垃圾桶，一起看看月亮便好，此所謂「幽人」。元豐六年10月的一個夜半，本想睡覺，奈何他的「老友」月亮不讓他睡：「月色入戶，欣然起行。念無與為樂者」，於是去找張懷民，「懷民亦未寢」，真是心心相映呀。「月光澄澈如積水，竹柏影搖曳若藻荇，此時憶古往今來，浮生若夢，該釋然的釋然，該放下的放下，人生如是昇華。『何夜無月？』『何處無竹？』」是啊，一般月華，曾經幾人冥思頓悟？又喚醒幾人看輕功名利祿？或唯有「看破紅塵愛紅塵」者，活得更為輕鬆且有趣吧？



琴台客聚

伍杲泉

新屋裝修的時候，我沒有另做獨立的書房，只在臥室的一角布置出一個開放式的小書房，又把客廳的一整面牆做了書櫃，如此，多數的稿子都是在客廳書櫃邊的地氈上抱着筆記本電腦完成的。

喜歡在書櫃下寫字，是因為與之相連的牆外的後花園。

老舍先生在散文《養花》中說：「我總是寫了幾十個字，就到院中去看看，澆澆這棵，搬搬那盆，然後回到室中再寫一點，然後再出去，如此循環，把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結合在一起，有益於身心，勝於吃藥。」我的作品與老舍先生的自然沒有可比性，但我的生活方式和寫作過程中的習慣似乎與他有些相似。有一點明顯不同的是，我在寫字和寫字的間隙裏去後院搬弄花草的時候，腳邊總是寸步不離地跟着我那隻養了8年多的寵物狗貝貝。累了坐下休息時，貝貝便躍上我的膝臥着我的手「求擡」，那便又是另一種體力勞動了。

我曾經對朋友形容貝貝的黏人程度，如果說我是一節木頭，牠恨不得像一朵木耳似地長在我身上。我只出門幾個小時，再回到家，牠便像是幾年未見一般歡天喜地地撲上前來迎接，「一日不見如隔三秋」彷彿就是為牠度身定做的一般。不僅如此，每天早上當我醒來時剛有點動靜，睡在床邊的牠就會馬上奔到床頭，人立起來，搖頭擺尾地喜悅地哼哼唧唧，好像又是許久不曾見到我一樣。八年如一日，簡直是「每天見你如初見，永遠愛你如初戀」。

正月已接近尾聲，2月14日的情人節餘溫尚在，網上網下的商家又開始在炒作3月14日的「白色情人節」的禮物了。而對於眾多的「情人節」，我一直是相當地迷惘的。除卻西方的兩個情人節，中國傳統的元宵節被當做情人節，七夕節被當做情人節，中秋節亦被當做是情人節……情人節多了，便給了一些「多情」之人帶來了便利。我識得的一位「土豪」，除妻子之外，更有4位「情人」，於是東西方的5個情人節亦像是為他度身定做似的，不多不少，正好夠用。

近日難得從滿園花草與文字中抽出時間與朋友小聚，聊起那位土豪，得知他的妻子與幾位情人在他的財產和情感上明爭暗鬥，最後導致公司破產，家庭與情感亦宣告破產，如今孤家寡人，成了「單身狗」。

朋友家也養了狗，狗對主人的「每天見你如初見，永遠愛你如初戀」的感情她亦感同身受，同為狗主，我們都懂得狗對人類的感情：大部分的狗一生只認一個主人，牠對主人的感情一生如一日。養狗後再讀納蘭詞中的「人生若只如初見，何事秋風悲畫扇。等閒變卻故人心，卻道故人心易變。」便想到納蘭性德大抵是不養狗的，不然，苦上一首「狗生如初見」，便會抵消了此中的苦澀與無奈。若是人類的感情亦與狗一樣，無論歷經怎樣的變故都能夠永遠停留在初見與初戀的美好裏，那該是一種怎樣的圓滿？

然而，大抵正是因為人生不同狗生，人類的感情永遠不夠圓滿，所以才有了不斷的期待與希望罷。